



辨名補義 九十卷

九之卷
公私正直 五則 本末體用 四則
玉霸 二則 百乘千乘萬乘 七則
十之卷
性情才十二則 心志意 十一則 思深慮 三則

服部文庫
117
321
5



117
321
5

辨名補義卷第九

篇目

雜部之三

公私正直五則

本末體用四則

經權七則

王霸二則

百乘千乘方乘六則

辨名補義卷第九篇目終

辨名補義卷第九



日本

武藏

物部茂卿著

肥後

齋藤高壽

補

雜部之三

公私正直五則

公者私之反與衆所同共謂之公也取專獨謂之私書

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又曰魯子衆舍已從人曰罔

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

庸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孔子曰君子南面臨

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此聖人之道貴此衆所同共

己

己

可見也如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矣無黨無偏王道
 平々大學曰平天下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論語曰
 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公則說是均平皆公也君子
 之道有與衆共為者有專獨為者則曰由命士以上
 父子皆異官所以全其私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周禮曰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論語曰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孟子曰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親八議有議親皆私也是公私各有其所雖君子豈
 無私哉祇治天下國家貴公者為人上之道也故孔子
 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言聖人之法天道也孔子曰

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此聖人之治天下之道所
 以大域之中而公治之也所謂以公滅私民允懷此
 之謂也及於宋儒以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立說則求
 之太深幾乎無思焉仁齋先生譏之者是也然至欲
 併論語公字刪之則亦懲美吹整之類已學者思諸
 正者邪之反蓋聖人之制作禮樂所以平民好惡而反
 人道之正也故禮正民心樂和民心政以行之刑以
 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故人循先
 王之道是謂正不循先王之道是謂邪如邪謀邪說
 可以見已辟諸規矩準繩所以為正之器也循規則

圓者正循矩則方者正循準繩則平直者正先王之
道規矩準繩也故循先王之道而後為正書曰惟木
循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為斯已
矣以大夫之簣非禮也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
學者亦必以規矩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
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詩曰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書曰正色率下又曰正于群僕侍御之
臣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台一人正于四方皆
以禮言之後世理學興焉舍先王之禮而以理言之

以理言之者取其臆已取其臆為正是人自為正可
謂安矣易有中正之言是謂五典二得其位故其義
不與它書同宋儒益混之是其所以失也

又如大學正心亦謂心一於禮為正其書本說先王命
大司徒教三物之義也故方其習道執之時先有念
懷恐懼好樂憂患之事則心不得專上於習禮故曰
心不得其正道藝者正其心之具也道藝者養老飲
食之禮故曰食而不知其味其義可見也宋儒
不知以禮解之所以誤矣仲虺之誥曰以禮制心孔
子曰以禮御其心古之道為仁齋先生遂以大學

正心為佛老之歸皆不知古言故也

又如書正仲夏正仲冬曰庶土交正皆謂均齊之也如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曰將有正于商皆謂征伐之也

直者曲之反謂無邪曲也孔子曰史牘有君子之道三為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有也而曲於人其義可見也又斯交于神明之德也如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可見已又有伸也之義不曲從人也皆謂學先王之道而成其德也故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允仁智莊信直勇剛非學不能成其德可見也凡直者必

失溫和者也故書戒之曰直而溫是也又直道者謂不枉其道也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謂無所依昂於道也仁齋先生喜言直字乃以不偽為直倭人之陋也蓋誤解以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是葉公以訐為直故孔子以隱言之如史魚之直豈無隱之義哉如詩曰其直如矢可見謂無曲也舉直錯諸枉是以積材之道為喻材木以直為良以枉為不良故直以喻善人枉以喻不善人不尔臯陶伊尹之德豈史魚之倫哉孟子枉尺直尋本語出處之義耳仁人君子道大德宏者其所行乃有似枉似污者

如孔子獵較見陽貨與南子同車欲過佛時公山不狺皆然後儒狹中小量固執孟子之言推詰一切非矣大氏直雖美德亦一德也如伯玉卷而懷之其不心直者可知其如柳下惠之德亦然微子之行遯豈必直哉故君子惡舉一而廢百

本末體用四則

本末猶源流也凡所謂本者皆謂其施功所始也如入官曰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恭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知遠故察一物不能亂者以身為本者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皆是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是謂其源也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此謂聖人之道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宋道藝而本德行始于書數典御而終于射典禮樂也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君子知修身為本則致其知也夫君子之為學者為修身也其修身之道在格三物而已矣三物之別有六十八而生民之紀在焉大學之教盡無鄉師鄉大夫以

下之職可見也其教雖有六十八之繁唯本六德與
行也所謂以身為本者是也孔子曰欲政之速行也
莫善乎以身先之故曰此謂知本也故君子之格物
在得德行學者知修身為本足以為君子矣故曰此
謂知之致也學者不格三物以修其身則忠信雖若
孔子者謂之野人也六言六蔽之義可見也三代君
子懋學以此也

後世有本體本心之說古書所無也唯孟子有本心之
說以鄉黨今對言非古訓也如孝弟也者其為仁之
本與亦謂行仁政必自孝弟始也書曰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之義可見也

喜有聖

中庸有曰大本者也曰喜怒哀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乃言聖人之立道率人性以立之故人習

之則成性情亦語道之所由始也故曰天下之大本

也周官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孔子曰聖

人敷大道遂成民之性情之義可見也詳見中下

體用之說古所無也仁齋先生辨之為是如禮運曰仁

者順之體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此與易所謂義

用時用同焉皆謂體順與用禮已事理體用皆佛家

之語也卒嚴疏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闕宋儒祖述之

此

以斥佛氏何悖之甚又法界觀曰無極而太極僧壽
涯相傳之至于希夷茂叔氏此則本來無自性之說
已朱子祖述之曰本然之妙理遂立體用本末未發
已發之名而為學問之大要也故事理體用之說興
而儒者之道與佛氏混為學者其思諸

經權七則

經爾雅訓之常聖人之所建禮度法則為天下萬世典
常綱領故謂之經以夾持衆緯言之書曰率厥常又
曰率典常以蕃王室又曰其爾曲常作之師皆經之
義也其餘詩書所載曰典刑曰彛訓曰古訓曰典禮

者皆經之謂也如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經禮者謂
禮之天綱有三百六十此則聖人所以建民極者也
故謂之經禮也威儀者謂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
升降上下周還禘襲之節也其數有三千孔門記之
曰禮漢人謂之儀禮以其記威儀也曰三百曰三千
稱其大數已鄭玄韋昭顏師古之說可見也故禮之
大者謂之經三公九卿以下奉其職以治天下國家
之典也其小者謂之威儀制心修身之道也故經者
典常之義而猶經持緯然故古以王者治天下大綱
領為經禮也如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此九者為治天

下國家之大綱領其中亦各有許多方法故謂之九
經也或解為直万世不可易者殊為不通如夫孝天
之經也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此謂聖人立教也
奉天地之道而立之如郊祀其祖是也故曰天地之
經也

逸周書謚法曰經緯天地曰文家語孔子曰晉國將守
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王肅註之曰經
緯猶織以成文也可謂獲千古訓也夫聖人制禮以
建邦國鄙都建百官以御惟民於是乎天下為人之
所以為人之道也此所謂經緯天地織以成文者也

文莫大焉故謂之文也經緯者猶治也家語經緯其
民亦謂治其民也周禮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斯則聖人所以經緯天地
以文天下之義也文命之義可見也

經國經畧皆以法制言之經國者謂經營其封疆也故
曰體國經野曰經土地可見也如開國之君所立大
法制大矩矱凡百禮儀制度皆藉是以立亦如經持
緯故謂之經經畧亦井田之大畧分故謂之經耳

六經之名始見莊子天道之篇太史子與以詩書禮樂
易春秋為孔子所修則六經之名昉於七十子者審

其經之義始見於孔叢子曰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
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又曰魯之史記
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由是觀之經者非聖經賢傳
之謂也如孝經禽經之義可見已詩書禮樂謂之四
教謂之四術是誠聖人所立然書紀于史官詩或出
田畷巷女豈得謂之聖人所書乎蓋古無它書書唯
斯已矣故得專書名也詩則事永歌故多存人口孔
子論百家之遺記考已其義而述書已樂雅頌各得
其所然後載諸簡策論語家語左氏載記孟荀晏墨
諸家所引詩書與今存者適同則其為古詩書無疑

乎禮樂固聖人作之而大司徒所專教也其為教也
六樂則歌舞八音也故其傳也唯詩與譜已是以人
人相傳授口耳相習也五禮則威儀進退也故人人
相教授身體相慣已今觀儀禮十七篇直錄升降進
退畧數之詳而未嘗言義理迥異於後儒所見則所
謂禮經者真耳以此推之樂之有經唯詩斯已矣其
為傳唯譜斯已矣豈有它經乎故禮樂者人人傳之
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左人是也故儀禮之有書
身孔門始士喪禮成於孺悲可見也豈得謂之悉聖
人所書乎周禮則周官然禮之體統其大而允先王

所以相上帝經紀天下以龍綬四方之大典全在此而道之大禮盡之矣故在朝百官及萬邦諸侯奉以為治者也非如大司徒所教三物四術公行于世之此故非其掌職之人弗能得而窺焉豈進退周旋升降揖讓之比乎故周官之為周禮古言無疑矣世儒泥五禮六樂之言而止以吉凶賓軍嘉為足乎禮殊不知五禮六樂乃大司徒所教之目非足乎禮者也此意老尚書傳記自明其益稷所謂列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建五長說余所謂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執事所謂御天地與人事

之法則左氏所稱是禮也荀子所謂禮之太分之類可見也如易春秋則觀韓宣子之言乃魯國所傳而歷孔子修讚而后始全矣故孔門獨傳之而悉不以卜筮兆白教之不以春秋大義說之待其人而後教之其實匪如樂正四教廣被天下者比故論語家語戴記孟荀晏墨諸書不多引用其非士子通用者審矣由此觀之六經之名自孔門始而樂則詩與譜已唯其有書者詩書二禮易春秋已故莊子所謂於者非書名可見也荀子之論詩書禮樂亦并春秋言之由是觀之則孔門曰四術者兼六經言之蓋謂孔門

所傳大綱領在此六者已齊子與氏之言可見也故
後世稱先王仲尼之道者唯斯已矣荀子曰始乎誦
經終乎讀禮嗚呼在今世君子所學又若斯而已矣
字記曰一年視離經說者謂析章句非其始受業
時章句既析豈始一年之久俾其自析哉離麗同如
麗於刑之麗法律家以罪名共律相比附學者亦然
義各隨其所取此經相比附是謂之離經視其善用
古法言也觀於此文經則亦自孔門有之耳孔叢子
之說可見也

經傳後世有聖經賢傳之說以聖人所作為經賢人所

謙

作為傳者非也蓋楊子雲以聖賢之言比諸天地而
後世為之階級孝經孔子所述豈自以為聖乎孔子
讚明周易七十字謂之傳豈敢於師乎漢諸儒皆各
作傳豈自以為賢乎傳者弟子記其師所傳故謂之
傳如易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是也此孔子仔商
瞿志焉合諸孔子彖象二傳均謂之傳此以傳本經
之義之故也故傳者傳所聞于師之義也如春秋有
左氏有公羊有穀梁詩有齊有魯有韓有毛書有古
文有今文皆所傳殊故也孔安國稱傳論語孝經也
荀子以孔子之言咸曰傳則戰國秦漢之人謂論語

孝經為傳可見也。孝經雖孔子使曾子志為其辭，則孔門所述，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雖以經名為傳，謂之傳則經傳之名，豈聖賢之謂乎？如大傳、問傳、保傳者，皆以記其所傳故也。後世胡安國作春秋傳，程子作易傳，朱子作詩傳、蔡沈作書傳，皆取諸其臆，果何所傳，可謂安已。

權者謂能度事之輕重，淺深而使悛先王之義也。辟猶以稱錘知輕重，故謂之權也。朱子辨之甚矣，如書曰：「輕重諸罰者，權。」孔子曰：「几聽五刑之訟，以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

量以別之。又曰：管仲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又曰：可共立，未可共權。易曰：巽以行權，可以見已經者，謂成循先王曲常而行之者也。權者謂應於變，能權輕重使悛義也。公羊傳曰：「權者，反經然後有善者也。」故漢儒以經傳對言，雖然以反經為權，非無凡。雖無典、禮者，以義度之而行之，謂之權已。仁齋先生據孟

子下有而字

權作經

子謂當以禮對言，亦是無先王曲常莫大於禮。易曰：「大綱領夫經而可反，豈可以為權乎？」夫經禮者，其目甚繁，故至其末節則變而從宜已。管仲知權命也。

此權之義可見已

仁齋先生乃曰禮可隨時損益殊不知孔子所謂損益者聖人制禮時之事也且所謂權禮亦有之喪服四制曰表有四制變而後宜取之四時也有思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曰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浚也儒者汨沒四書故有種_分教言耳先儒曰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仁齋先生曰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妄哉所謂權者以虞仲夷逸管仲之行可見也伊尹放太甲大臣之道為爾豈得謂之權乎仁齋先生曰如湯武放伐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權是也湯

世

武放伐聖人順乎天應乎人而革命之事也聖人者道之所出故古昔無論湯武者後世儒者傲然自高以聖智自處妄意謂道先天地生故有是妄說豈不僭乎又如舜不告而娶此野人傳聞之言非君子之言也孟子言之者孟子不知詩書及昏禮之言也夫男子二十而冠而後娶父母在則宜圖婚娶身親約而娶之告父母之有乎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焉焉故舜逮三十無妻此所以有二女之登也詩所謂告父母者謂父母既沒則已之娶必告父母之廟也義也非身親約而娶之告父母之義也仲尼之所以

喻子張儀禮士昏禮春秋傳娶於公孫段及毛萇詩
傳可見也堯釐二女于舜之時舜父母其存焉何告
父母之廟之有孟子言之者不知詩書之義此昏禮
之誤也豈以權不權言之乎詳論辨孟子也

西朝下同
王霸二則

王者君天下之稱也霸者長諸侯之稱也霸古謂之伯
中分天下而統諸侯謂之二伯如夏昆吾成湯殷大
彭豕韋季歷文王武王周周公召公畢公毛公是也
此則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經也故古無王霸之論
也逮周之衰而霸者之威猶天子如齊桓公晉文公

桓下同
楚莊王秦穆公是也雖然孔子未嘗以霸為非焉故
稱管仲之仁書則載秦誓也王與霸並稱者自孟子
始當春秋時豈有所謂霸道哉使孔子見用於諸侯
亦必為管仲見用於周必以為東周也管晏書今在
焉其間不無後人附託者其文辭較然自殊故擇其
真者讀之則儒者何別也是其時莫有所謂霸者之
道者審矣雖然管仲之器小而使桓公不能輔王室
以再興禮樂而擾四海其為政也亟稱先王以相桓
公唯法是行唯會盟之極而躬不知儉人不知禮庶
非其度軍旅非其數建國樹鄙亦匪其瀆故行乎國

政久而其功烈鮮矣管仲若奉先王禮樂以相於齊
侯其福豈唯齊四海咸賴之管仲其器小而不能致
之故孔子小之也及於戰國時孔子之徒誦說三帝
三王之道時君厭其迂遠濶於事情則有飾管晏之
說以進者是其人之道而非真管晏之道也逮乎兵
越盟主諸侯天子之威微於諸侯諸侯以王稱之王
以君稱之於是乎人人尊霸而卑王貴刑政而賤禮
樂疎孔子而信管晏孟子之與其人爭亦以其人所
稱說者為霸道耳何則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
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是言五霸德劣故其道不足
稱說已何則以力言之是言其號令諸侯者而非言
治民者也所謂仁亦言其仁鄰國者而非言仁民者
也夫為方伯者欲約諸侯於輔王室德不足而假外
力亦不得已之事豈可以罪其人乎且湯假七十里
文王假百里而興孔子無及土之封則不能興矣是
雖有德豈必不假力乎故桓文之罪不在以力假仁
而在尊王室為名以濟其私而孟子不言者在戰國
時無尊王室之事故也故孟子之言止言此以見其
道不足稱述耳亦爭宗廟之言也後世儒者不察其

文意所在置然以謂王霸之辨儒者為身一義豈不
謬哉甚乃至與任法術者並稱亦不知倫之甚也何
則任法術者以治其國言之者也以力假仁者以號
令諸侯言之者也所指各殊豈可比並乎詳論王霸
辨也

仁齊先生曰王者以德為本而未嘗無法霸者假德以
行之而不能真有其德焉及乎其益衰而專任法術
不復知假德於是刑名之學焉是皆不知文義之
言也已若論治其國之道則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文武桓文之辨也然

桓文時先王之澤未斬先王之禮尚存其所用亦得
人故雖用政刑亦非若申韓商鞅之比祇其所以與
先王殊者乃在急求功利之意勝而不用禮樂也孔
子小管仲之器亦是意已後世儒者雖口能言以德
化之然不知所以化之之術是其過本在以道為當
然之理而不知其為安民之術為故又以德為仁義
孝悌之類而不知奉用有德之人以導民也故其務
欲以己德道之是其意既急迫自用而無術何以能
使民嚮其風乎又誤以禮為法而以上下尊卑等威
明白不少差或為說則不出名家者流之意豈足以

為先王陶鑄天下之術哉夫桓文雖不及先王猶有其術豈若後世儒者不學無術之倫哉不知古言之失一至于斯其悲哉

百乘千乘萬乘六則元本無之也

百乘千乘百乘者天子諸侯公卿階級之稱也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公卿曰百乘皆以兵賦言之聖人尚武於是乎可見已蓋陶唐氏有天下也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而下民昏墊其塗帝憂患之俾崇伯鯀入之至于九載績庸弗成也帝七十年登庸虞舜歷試諸難三年兵舜咸底可積於是乎俾舜攝位率

積宜可績

已

百官統諸侯也舜受命于文祖而賓于四門殪鯀於羽之郊又巡侯甸撫方邦以肇十一州建十二牧封十二山濬川也攝位二十八年帝堯既沒虞舜即位而稱元年也四年正月元日格于文祖而即政而后命二十二臣恭己正南面而治無帝舜既崩肇州封山濬川乎降水未平故曰降水微予於是乎先俾伯禹為司空平水土也禹受命而乘四載隨山刊木以治水土而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里乃別九州每州立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國之長各迪有功於是乎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而凡也

永賴之也。成湯續厥緒以治四海，萬邦大治。至子有周，周公相武王成王而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於是平均土地，以周禮晉人民而知其數也。司徒均土地而造鄉黨，也不易之地家百畝。當日本三町八段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上地家七人，食者五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食者半，民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凡起徒役，則毋過家一人，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

起軍旅，故一鄉之賦一軍也。以其餘為羨，唯田此追。晉竭作為此先，五起徒役，不易之灋也。

夫先王既立，上中下起徒役之灋，以制軍賦也。乃令五家為比，十石使之相保，其長下士，其賦伍五比為閭。

七百五十石使之相受，其長中士，其賦兩馬一匹，故閭晉於軍旅曰兩，司馬掌其馬也。四閭為族，五石使之相

葬，其長上士，其賦卒馬四匹，戎車一乘，其長載之。故一軍戎車百二十五乘也。旅師於軍旅曰卒師也。故

書序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可見已是以族之賦。稱一乘之地，職是之由，其田萬畝也。故以一千萬

畝曰千乘之國封上公也五族為黨一萬五使之相
救其長下大夫其賦旅故於軍旅曰旅師也馬二十
匹戎車五乘也五黨為州七千石使之相調其長中
大夫其賦師故於軍旅曰師帥也馬百匹戎車二十
有五乘也五列為鄉三十七萬使之相賓其賦軍故
於軍旅曰軍將也馬五百匹故一軍之兩司馬五百
人戎車百二十五乘也故一軍之卒帥百有二十五
人也大司馬曰凡制軍方有二千五百人為軍此之
謂也子男一鄉故一卿一軍也中國二鄉故二卿二
軍也大國三鄉故三卿三軍也王六鄉故六卿六軍

也以此賦為天子諸侯定出賦也太司馬曰王六軍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此之謂
也凡以六鄉稱國中也大司徒統掌之若國有大事
則大司馬政之惟先王起軍旅不易之教也

天子六鄉之地距王城在百里之內也百里以外至二
百里造縣鄙形體之灋大司空統掌之其頒田里者
如鄉黨之灋也上地夫一廛田百畷菜五十畷餘夫
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畷菜百畷餘夫亦如之下
地夫一廛田百畷菜二百畷餘夫亦如之其起軍旅
如鄉之灋也凡五家為鄰有長其賦伍五鄉為里其

長下士其賦西馬一匹故里長於軍旅曰兩司馬也
四里為鄩其長中士其賦卒戎車一乘其田方畝也
故鄩亦稱一乘也其餘皆與鄉無異也唯爵降鄉一
等故以上士為中士類耳五鄩為鄙其長上士其賦
旅馬二十匹戎車五乘也五鄙為縣其長下大夫其賦
師馬百匹戎車二十五乘其田百有二十五萬畝也
凡小國一遂中國二遂大國三遂天子六遂也以鄉
軍為正以遂賦為副軍也大國諸侯之地三鄉三遂
之賦加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等之賦則為千乘之國
也王圻千里之地六鄉六遂之賦加都鄙山川林麓
之瀆也

城郭塗巷等之賦則為萬乘之國也此則千乘萬乘
之瀆也
王國六鄉六遂之外設井田以為公卿大夫士采地也
是非諸侯所得有也諸侯則於遂之地食卿大夫士
也此則天子之與諸侯之別也夫井田者與鄉遂之
制異為大司空掌其瀆而制之九夫為井以為下士
采地也四井為邑以為中士采地也四邑為丘以為
上士采地也四丘為甸下大夫食之四甸為稍以為
中大夫采地也四稍為縣以為小都之田三孤六鄉
食之四縣為都以為大都之田謂之量地三公食之

也。以此井邑丘甸稍縣都之地為都鄙也。其軍賦雖三公之大都，不過出一軍，革車百二十五乘，而矧曰其下為者乎？故以天子之三公稱百乘之家，職是之由，非謂諸侯之卿也。諸侯之卿，則不過有十乘之地也。其定出賦，不過出五乘也。荀子所謂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之義可見已。豈得稱百乘乎？夫周道衰微，而禮樂陵遲，封國井田之制亡，而管仲不知鄉遂之法，而建其國鄙也。自時厥後，孟子王制、漢書司馬法，不知井比之別，以為以井田封諸侯，起軍旅之道也。殊不知夫先王之制井田也，養食公卿大夫

士之地也。此天子畿內之法，而非蠻夷諸侯所得有也。何則？以三鄉三遂及山林川澤之賦，則千乘備矣。何處置井田都鄙之地乎？其語可見已。故三千年來，以井田之法論百乘千乘方乘者，不知聖人禮度也。

聖人制土田，五家為比，而置其邑。二比為里，而為之聯。旅師曰：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小司空曰：十夫有溝，論語曰：十室之邑，田是觀之。一里者，十家之田也。三百石故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十萬畝也。故十里者，千家之田也。三萬石其賦十乘也。此則大國之卿所

食也既以千家之田稱十乘之家則以万家一百萬
畝之地三十萬石稱百乘之家可知也此則天子之公卿
采地也非諸侯卿稱也秦漢以來以百里之地為卿
大夫之采地者安甚者也又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
百為田一千万畝也故百里者十萬家之田三百萬石其
賦千乘故以百里之地稱千乘之國封上公也方千
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十萬億畝故千里者百萬
家之田三千萬石其賦方乘故以方千里之地稱方乘之
國而建王國也此則方乘千乘百乘之別也此之謂
聖人經緯天地以治方邦之大瀆也

凡一千万畝之地其賦虽稱千乘去其山陵林麓川澤
溝瀆城郭塗巷之地則七十五億畝此則三鄉三遂
之田也故其賦竭作則六軍七百有五十乘也虽然
其定出賦三軍三百七十五乘也此則三鄉之賦也
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此之謂也萬乘之國亦去甸稍
縣都之地及山陵林麓川澤城郭宮室塗巷之賦則
六鄉六遂之賦十五軍兵車一千有百乘也虽然其
定出賦六軍七百五十乘也大司馬曰王六軍此之
謂也故虽有三千乘之名其實不過若茲也三千
年以來不知斯義以井田論之此誤大者也學者其

思精義三限

心法卷十一限

性部十二限

雜部八目

性部

辨名補義卷第十

日本

武藏 物部茂卿 著

肥後 齋藤高壽 補

雜部之四

性情才十二則

性者生之質也。宋儒所謂氣質者是也。本命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又曰命者性之始也。斯所謂一者謂天也。所謂道者聖人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也。自陰陽分謂之命者也。故曰大化生天地之間者皆命也。此之謂也。形於陰形於陽而為男女。

雌雄為牝牡謂之性也故曰命者性之始也又曰一陰一陽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此之謂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中者謂中間也夫人者受天地中間之氣而生豈與禽獸魚鼈同乎麟鳳龜龍雖靈或為人所獲人豈不萬物之靈乎書曰惟人萬物之靈者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德陰陽之文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又曰天地之生人為貴是也斯非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乎故云爾豈性善之義乎尚書曰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綏厥

惟

猷惟石易大傳曰成之者性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言曰利貞者性情也尚書又曰習與性成周書曰性民生厚因物有遷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聖人敷大道而遂成情性又曰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是亦皆古人言性者也合而觀之明若觀火蓋所謂衷者謂休祥也猶吳語所謂天降衷於吳左傳所謂天誘其衷之衷也謂降休祥于民生聰明之人也荀子曰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斯人之恒性者謂有好惡之性情也蓋謂天之生民也必有欲天不啻生民必其為物以為之資民之有欲

必爭之斯所以無主而亂也於是乎天降休祥于
生聰明之人以命之為之君師也於是乎維其聰明
人為民父母以順其恒性以立厥猷綏人之書曰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人詩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記曰王者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
害其所生謂之仁聖此之謂也聖人既綏厥猷作之
則於是乎民奉其則以秉執其常道夫常彝者民之
所好故欲民求有懿德之人為之君師此則民所以
愛厥生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之謂也湯誥
之所言仲尼之釋詩唯斯而已矣豈性善之義乎夫

聖人作易也豈陰陽以為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是聖人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陰
陽相生而成卦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
下之能事畢矣故曰生乃之謂易此之謂也故易也
者闢物成務冒天下之義者也善政莫大焉故曰繼
之者善此之謂也夫在天則成日月星辰風雷之象
在地則成剛柔奇偶男女禽獸草木之形故曰成之
者性此之謂也又非性善之義也且曰君子所居而
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君子居則
觀象而玩辭動則觀彖而玩占故知周于萬物而道

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斯謂
君子所以樂天知命而不憂者皆由乾道變化所底
知之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之謂也性者謂
成之者性之義也命者謂知矣揮於剛柔而生久和
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義也又
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此聖人順
性命之理者易為之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義
可見也夫易所謂利者謂利物也聖人以美利利天
下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利莫大焉豈不人之情哉負
者謂卦爻不變而中正者也人之性亦如之好惡之

情不可得而變者也聖人唯率其性之有常以綏厥
猷故聖人制作禮樂之道者万世不可變者也故曰
利貞者性情也此之謂也又非性善之義也夫人之
性萬品不同其猶面然剛柔輕重遲疾動靜不可得
而變矣飲食男女之欲死也貪若之惡不可得而變
矣因其性情所常有以長育之則成其德者敏矣譬
猶草木區以別而長育之則成其材者大矣夫人之
性萬品不可得而變矣然皆以善移為其性其習善
則善習惡則惡故聖人率人之性以建其教俾學以
習之而及其成德也剛柔輕重遲疾動靜亦各隨其

慣

性殊唯下愚不移。其它皆善移。故曰習與性成。曰惟
民性厚。因物有遷。曰性相近。習相遠。曰遂成情性。曰
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皆此之謂也。此類者
本勸學之言。而非論性者焉。

凡

君子與民。方其未學。不甚相遠。及習先王之道。以成
君子之德。而後見其於民。有霄壤之異耳。故其所謂
性相近者。亦語中人已。唯下愚不移。故曰百姓日用
而不知。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是觀之。氣質
不可變。聖人不可至。必矣。故虞九德。周六德。文王官
人所記。儒行所說。各以其性殊。豈不然乎。先王之教

鳥

詩書禮樂。辟如和風甘雨。長養萬物。萬物之畧。雖異
乎。其得養以長者。皆然。竹得之以成竹。木得之以成
木。草得之以成草。穀得之以成穀。及其成也。以供
宮室衣服飲食之用。不乏。猶人得先王之教。以成其
材。以供六官九官之用已。其所謂習善而善。亦謂得
其養以成材。而為君子已。譬諸豐年之穀。與馬之良。
可御焉。可食焉。所謂習惡而惡。亦謂失其養。以不成。
辟諸凶歲之秕。與馬之惡。不可御焉。不可食焉。則何必求
變其氣質。以至聖人哉。唯求為君子仁人耳。人及其
成德。或雖聖人不可及者。如禹之行水。稷之播種。夔

之典樂可以見己子思所謂性亦言先王率人性以
立斯道非強之耳亦非謂率性則自然有道也昔者
孟子問曰堯舜之道可以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
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以思之晝以行之滋々焉汲
々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可者乎孟子亦
奉之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則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亦非謂聖人可學而至
矣可見也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孔子順亦曰人皆
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
我先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其體成典

昔

橫天

體成則自然矣由是觀之則古人為學之方在習先
王之教已未嘗言變化氣質以至聖人矣宋儒不循
聖人之教而妄意求為聖人又不知先王之教之術
及取諸其臆造作持敬窮理之教立撰夫理公人欲
種々工夫遂以有其本然氣質之說耳仁齋先生活
物死物之說誠千歲之卓識也祇未知先王之教在
詩書禮樂區々守孟子爭辨之言以為學問之法故
其言終未明也者不惜乎

古東有以仁義為性者也以仁義為性者自莊子始其
言曰仁義人之性乎曰人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

末

董

仁義真人之性也。然未曾並謂禮智也。至于孟子以仁義禮智為性也。然未曾並謂信也。至于董仲舒以仁義禮智信為性也。自時厥後。儒者數言之。至于宋儒。仁義禮智信五常五性之名。宰定而後為儒者常言矣。是以仁義禮智為性者。始于莊周。成于宋儒也。然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漢儒

之所祖述也。仁齋先生務言仁義禮智之非性也。可謂善獲孟子之意已。孟子固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性也。其說本出於爭內外立門戶焉。觀其與告子爭之議論。泉湧口不擇言。務服人而後已。祇如告子杞柳之喻。其說甚美。湍水之喻。亦言人之性善移。孟子極言折之。以立內外之說。是其好辯之甚。遂基宋儒之謬焉。其心亦安知後世有宋儒之災哉。是其褊心之所使。乃有不能辭其責者矣。夫仁智德也。故有蔽焉。故學而后成焉。禮義道也。故無蔽焉。學之而后仁智生焉。斯二者先王之所立也。故子思亦謂先王率

人性以立道德已仁齋先生以四者為德亦非矣書
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豈可以禮義為德乎其誤可
見也

孟子有以性善為情者也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故所謂善亦謂其情已其意謂人之情本但可
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也然孔子既言
之欲惡者心之大端而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善惡
皆在其心不見其色夫欲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則
窮人欲者也於是乎聖人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
為民之防此之謂禮義君子所習唯斯已矣故禮義

者聖人防民心之大端也若曰人無飲食男女之欲
死也貪若之惡則聖人建禮義何若是其儼乎以情
為善其然可知也

莊子以仁義為性而後孟子有性善及君子所性仁義
禮智根於心之言**荀子**抗之有性惡之言皆立門戶
之說故言一端而遺一端者也子雲善惡混退之性
有三品豈悖理哉至於**韓子**瞻無善惡則佛氏之意
矣至於宋儒其謂性有本然有氣質者蓋為學問故
設焉亦誤讀孟子而謂人性皆不學聖人異其所異
者氣質耳遂欲變化氣質以至聖人若使唯本然而

無氣質則人乃聖人焉何用學問又若使唯氣質而無本然之性則雖學無益何用學問是宋儒所以立本然氣質之性之意也然胚胎之初氣質已具則其所謂本然之性者唯可屬之天而不可屬於人也又以為理莫有所局雖氣質所局實有所不局者存則禽獸與人何擇也故又歸諸正通偏塞之說而本然說終不立焉可謂妄說已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所謂性善亦非謂人性皆與聖人同矣歐陽子謂性非聖人所先卓見哉仁齋先生釋孟子性善而曰人之生質雖有萬不同然其善善惡惡之心無古今無聖

愚一也可謂善說孟子已然雖有善夕惡夕之心豈必可使為善乎其人必曰吾雖好好色未能為宋朝則亦何益哉苟能信先王之道以學禮義則聞性善益勸聞性惡益勉苟不信先王之道何學禮義乎不學禮義則聞性善自用聞性惡自棄若聞性善自用聞性惡自棄所謂窮人欲者也故聖人作禮樂刑政以使性善者俯而就之使性惡者改而及之如茲而猶有過不及者則命大司馬以邦政正之若不可則命大司寇陳五刑協其中也若又不可則命大司馬以九瀆九伐正之又不可則興六師征之又不可則

命二伯率天下諸侯征伐之如堯舜征三苗夏后征
有扈殷商征葛伯有周伐崇黎可見已豈問性善性
惡乎孔子曰聖人之道也必刑政相參焉此之謂也
由是觀之聖人之道禮樂刑政而已矣仁在其中矣
禮樂刑政四達而王道備矣夫然後民有中庸之德
也此聖人之為政豈論性善性惡乎故荀孟皆無用
之辨也故性者聖人所不言子貢所不得聞也學者
猶且不能求諸先王之教而唯議論之務其病皆在
欲以言語喻不信我之人使其信我焉不唯不能使
其信我乃啟千古紛々之論言語之弊豈不大乎東

涯先生曰古昔先王之化民也以上而治下故既有
以養之而有以教之及其甚頑而梗化則有刑以懲
之所以稷之播種契之敷教典禮樂兵刑相次命官
未嘗使天下之人自觀其心如何其性如何以施之
脩為奚復問其性善惡之為嗚呼千載真見哉
莊子以仁義為性故以復其性為學故曰繕性於俗學
以求復其初謂之蒙蔽之民又曰民治惑亂無以反
其性情而復其初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欲以反性
於初又曰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又曰聖人
體道反性李翱祖述之有復性之書宋儒雖非之有

復性復初克性之言遂至於以性為明德也且祖述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心者也宋儒復初之說所本也乃以註大學明德以
復性初克性也為學問極功作聖第一義則與莊子
何擇殊不知孟子所謂大人乃大舜之誤耳樂記所
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宋儒本然復性之說本為石
梁王氏及仁齋先生皆以為樂記則老氏之意而非
孔門之言也蓋樂者理性性情之道也先王之教能養
人性以成其德者莫尚焉且其為教也無義理之可
言無思慮之可用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而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故性情之說古唯詩興樂有之夫喜怒哀
樂亦人之所必有者也然其動之偏勝而不中節
則必至傷平和之德條暢之氣以失其有恒性此德
之所以難成也故聖人作樂以教之和制禮以教之
中凡性者人之所受天者也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
其生而嬰孩之初喜怒哀樂未用事之時有條暢之
氣平和之德此不感於物而動也所謂人生而靜者
是也是非謂必求復嬰孩之初也又非謂以靜虛為
至也民既有血氣心知之性則無不有哀樂喜怒之
變而感於物動者性之欲也故聖人之作樂教之和

以能制其躁動防其過甚故以其未甚時言之已矣
周官曰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曰以地產作
陽德以和樂防之此之謂也所謂情者謂七者也如
中庸未發之中亦非以未發之時為大本也為施功
之地但人之性稟天地之中故先王之道率人性以
立之耳但謂中者人之情也蓋自衣服飲食以至於
百爾制度以無過不及為至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
之先唯中是求自生民以來性情為然孔子曰中者
人之情也是也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聖人因
之以教其中周官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又曰以地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此之謂也所謂偽
者荀子所謂心慮而能為之動者也後儒不知古訓
又不知古文辭又不知先王之教之術妄以為本然
之德務以義理說之遂成宋儒之陋王氏伊藤氏又
據宋儒之解而讀古文辭譏其非孔門之言者何邪
大氏性與習不可得而別者也如曰習與性成曰聖
人敷其大道遂成性情曰習慣若自然可見耳故古
者語性多以習與嬰孩之初言之耳豈以嬰孩為貴
哉聖人之道貴其習化也
情者謂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也喜怒哀樂之心不待

思慮而發者也是各以性殊也大凡心情之分以其
所思慮者為心以不涉思慮者為情以七者之發不
關乎性為心關乎性者為情凡人之性皆有所欲而
涉思慮則或能忍其心不涉思慮則任其性所欲故
心能有所矯飾而情莫有所矯飾是心情之說也
七情之目在書曰喜怒哀懼此就其發於五臟
者立之名荀子曰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禮運
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或止言喜怒哀樂四者此皆以
好惡兩端言之聖人以此為由制禮者也夫禮運以
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

焉故欲惡者人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
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是故聖人承天之道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制之禮
以防民之情者也孔子曰禮者先王所以承天之道
以治人之情者也又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
以為民防者也又曰君子治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
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不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
矣又曰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
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
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此之謂也斯聖人治民之情

者唯禮而已矣。可見爾。豈以心治之乎。其非可知也。凡人之性皆有所欲而所欲。或以其性殊。故七情之目。以欲惡為主。順其欲則喜樂愛。逆其情則怒惡哀懼。是性各有所欲者。見於情焉。故曰情欲曰天下之同情。曰彛彛情。民之性也。皆以所欲言。性各有所殊者。亦見於情。故如曰萬物之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皆以性所殊言之。

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直以為性。又如曰訟情曰軍情。曰用其情之類。皆以其不匿內實言之。所謂則實是也。亦以情莫有所矯飾。故轉用耳。且訟情軍情亦

各有一種態度而得之。則瞭然者。亦如情以性殊。故有是若焉。自宋儒以性為理。而字義遂晦。性情之所以相屬者。不得其解。至於仁。齊先生而後始明矣。仁齋先生曰。於心則曰存。曰盡。於性則曰養。曰忍。志則曰持。曰尚。若情與才。皆不必用工夫。先儒有約情之語。非也是其人專守孟子而不知先王禮樂之教。故以為情不理可也。夫先王之制作禮樂。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為之防者也。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情豈不理可乎。觀其論顏子不遷怒。而曰舜殛四凶。猶當有餘怒。豈不然乎。

夫情者不涉思慮者也。樂之為教，無義理之可言，無思慮之可用。故理性情以樂，曰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此之謂也。是先王之教之術也。豈理學者流所能知哉。伊川先王所謂約情而適中，其言豈非哉。然亦不知所以約之之方，而欲就情上用功，則過矣。

才材，同人之有材。譬諸木之材，或可以為棟梁，或可以為桷椽，人隨其材所殊而各有所能，是材也。如孔子所謂賢不肖者才也。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天之降才不能盡其才，皆謂性也。仁齋先生曰：訓性之能為是，如高陽子有不才子，則如去稊材也，謂其不可用也。

又有唯訓能者，如周公多材多藝，盆成括小有才，是也。後世才字皆唯訓能耳。如三才謂天地人三者自然有其道也。斯材者有道之義也。下女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可見也。

心志意九則

心者人身之主宰也。其大端曰欲惡也。故為善在心，為惡亦在心。故學者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豈有不因心者乎。譬諸國之有君，君不君則國不可得而治。故聖人制作禮樂以御君子，制作刑政以馭小人。故君子役心，小人役形。貴賤各從其類者，先王之道為爾。

豈使天下之民咸明其心之謂乎國有君則治無君則亂人身亦如此心存則精心也則昏然有君而如桀紂國豈治哉心雖存而不正豈足貴哉且心者動物也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故孔子曰操則存舍則已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也言雖操則存操之不可久則不得不舍舍則亡操之無益於存也何則心者不可二者也夫方其欲操心也其欲操之者亦心也心自操心其勢豈能久哉故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心必求諸非道又曰義以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心雖身之主宰哉不循先王之道則不足以貴之可見已六經論語皆無操心存心之言而唯禮之言書曰以禮制心孔子曰克己復禮又曰克己復禮是先王孔子之妙術也易先王孔子之道必視聽言動奉禮義以克己制心者也於是乎心不待操而自存心不待治而自正不勞心而仁自成舉天下後世治心為仁之方莫以尚焉後世儒者不學詩書禮樂僅知心之可貴而不知遵先王之道妄作種々工夫求以存其心謬之大者也學者思諸

孔子曰：依於仁。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是謂孔子教學者。使其心常依於先王安民之德，不相違離也。又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言。居其心於仁也，其言雖殊，其義實同。蓋皆古語也。孔子曰：夫仁者，先王所以制禮也。苟為禮而不知禮之所以制，則德難成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故君子所尊義已當三代之隆，士學而成德，則奉而用之一世之人游泳於先王之仁，默而識之，豈有不依焉者哉。及於春秋之時，太夫世官賢者

不用先王之仁，遠而不可見，則士之學先王之道，獨善其身，比之皆是。於是乎遂忘其仁，而徒以為藝德，所以難成也。故孔子教以依於仁，亦衰世之意也。豈止於禮之外哉。然先王之仁，不可見者，其在今世亦甚於春秋之時。則奉禮義依於仁，三言永為千萬世治心之道也。君子學詩書三禮，則三言者在其中矣。學者思諸。

存心之說，昉於孟子。謂以仁與禮存其心，對放心言之。宋儒持敬之所祖也。然究孟子之意，其所謂存心，非如宋儒所謂求放心者也。四端性善，知性存心，盡心

本心根心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咸以為孝弟言之仁之實義之實禮智樂之實可見已其所謂放心舍路皆以不能行孝悌言之也故曰放心求皆勸孝弟之辭也非若宋儒所言者焉宋儒放棄人心路徒求於心何異佛氏異乎宋儒以為工夫可謂欲已仁齊先生辨之是矣

小心謂恭敬之至者也詩所稱小心謂文王有君民之大德而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亦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是以聽

天命者也傳記所引小心者斯義已矣本心亦出於孟子觀其以鄉與今對言其意但謂其初時之意耳宋儒以為心之本然仁齋先生以為良心皆不知辭者也

書所謂人心者民心也道心者聖人以導民心以言之宋儒以人心為人欲或以為私心生於形氣之私也皆非矣人心者民心也旅獒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樂記曰音者生於人心者也孟子曰我亦不欲正人心又曰仁者人心也斯人心者指民心言之可見也乃其可以善民心同民心節民心民心同焉宋儒

以人心為人欲私心也。然則孟子所謂仁者人心亦人欲私心已。豈是乎哉。若曰大禹謨人心之義。些旅黎樂記孟子之義。異則愚亦甚矣。又所謂危者不安之義也。道心者道心也。謂以禮樂道心志也。宋儒以道心為天理。或以為原於性命之正。皆非矣。樂記曰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又曰禮以導其志。樂以和民聲。故以一其行。刑以防其放。禮樂刑政。其揆一也。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也。又曰禮以節民心。樂以和民聲。禮者曰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斯元后之任在。以禮樂道民心可見也。又書

有以禮制心之典。孔子有君子以禮御心之訓。又家語有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曰桀佞臣諂諛。窺道導其心。忠臣折口之言。斯其義雖異哉。古有道心之言可見也。夫人心之所以安者。君上以道導之也。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若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有餘則侈。不足則儉。剛則虐。之柔則流。之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衆者暴寡。強者虐弱。斯則所以無主乃亂也。夫天生蒸民。故欲其安之。若有疾。故降衷于下。民生聰明人之其聰明。作元后民父母。唯天為

大克相上帝順民之有恒性以綏禮樂之猷以道民心使之安寧也故民心之所以安者以道也周書曰志以道寧此之謂也故人心之所以不安者則於君上之失政周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此之謂也故君人之任者莫大於以道導民心也不以道導之其心則危其心危則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故君人者可近之不可下之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仲尼釋之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無畏乎又曰務高而畏下茲甚六馬之乖離

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故元后之任在以道導民心使之安寧已矣故帝舜戒大禹謂民心之所以危殆者君上導之微少所底也汝陟元后當精一其政教以道其心也其道之也當言必稽古謀必及衆執其兩端用其中以制禮義施之天下則四海安寧也汝言不稽古謀不及衆則政教悖天下人心然則汝豈誰守邦乎哉及其身已斯可愛非君子可畏非民乎何則衆非元后何戴乎后非衆罔與守邦汝其欽哉汝當慎汝有位以修民可

願以安四海也。四海之民因窮九有以止。汝之碌久絕矣。故以勿勿戒之義可見也。宋儒以人心為人欲。或為出于形氣之私也。以道心為天理。或為原於性命之正。其誤可見也。

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四端。端猶言一端也。亦謂其微者已。其實則孝悌而已矣。皆論說之言也。非先王之泐言也。**朱子**以四端為端緒。其意謂仁義禮智全於性。而四者乃其端緒。發見於外也。是莊子復性復初之說。及佛書覆藏心之說耳。此因不知勸孝悌之辭也。**仁齋先生**以為端本。其意據孟子擴克

之言。而謂有引而伸之意。豈然乎。孟子有養性盡性之言。是謂以仁義為性。故思而盡之。養而以成其德。則成孝悌已。如其擴克之言。亦如曰天昭之之多也。論說之言為爾。雖孟子豈徒求擴克四端之心。以成仁義禮智哉。唯欲成其實也。而因泥其擴克之言。徒以此為工夫。遂有端本之說。是與復性之說何異乎。**知性者**謂聖人知因民情性所有。以施之政教也。孔子曰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性。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其義可見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謂仁義在性。故君子盡

其心力以思之則知成親長之貴之性耳正此
梁惠王所謂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為耳同意言但人
不思耳思之則能知性之在仁義已既知性之在仁
義則知天道之在陰陽地道之在剛柔也既知人道
之在陰陽地道之在剛柔則知人道之在仁義也既
知人道之在仁義則知君子之行在孝悌也斯則君
子所以奉事天道也故曰在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也孟子盡心而知性之本意不過若是矣皆勸孝悌
論說之言也非古之道也宋儒不識先王教澤故就
論語孟子字面以求學問之方遂謂盡心者盡心之

量也矣哉豈有所謂心之量者乎仁齋先生曰謂擴
克四端之心而至于其極也果其言之是乎則當曰
知其性者盡其心也其心之倒置豈非強乎亦欲為
聖人故耳

宋儒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是不知心之為動物之
言也明鏡止水本出於莊子仁齋先生駁之者是矣
又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是或一道也如不逆詐不
億不信亦是意然專以此為至則亦明鏡止水之見
耳如虛以受人亦以受人言紉人諫時言之虛者謂
虛其心不有一物也此易咸卦之義也豈語其常哉

仁齋先生以無私心為虛亦非矣段使無私心當其受人言先有所見橫其胸中則必不入故當其受人言則必心不有一物是其澤山咸之道也豈無私心之謂乎

志者在心之謂也此詩序之訓而古來相傳之說也孔安國註書曰在心為志又曰心之所存為志此所以奉古訓也心之所之此說文之訓也是以字偏傍為說字學家之言耳仁齋先生曰心之所存主也得之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可見已醫書腎藏精與志亦可見已

意者謂起念也人之不可無者也雖聖人亦爾如子絕四安意本以孔子行礼言之孔子之心與礼一矣故當其行礼若全不經意然是形容其動容周旋中礼者爾耶謂誠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是也後儒不識語意所在或謂無私意或謂聖人盛德之至自無徃來計較之心也皆泥矣如大學誠意乃以好惡言之曰誠於中形於外故若子毋自欺也意之誠格物之功效也朱註以來皆不解文意各別其義而后先王之義荒矣

思諫慮三則

思者思惟也。書曰：帝念哉！念茲在茲。又曰：思曰攷。又曰：欽念以忱。又曰：不謀長以思，乃災。又曰：居安思危。又曰：念終始，典于學。詩曰：靜言思之。又曰：悠々我思。又曰：願言思子，中心養之。又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閔。又曰：百爾所思。又曰：不思其反，亦已焉哉。又曰：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其餘詩書所載，皆謂思惟之也。論語曰：學而不思，則罔。子夏曰：切問而近思。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管子曰：思之思之，思之而本通，鬼神將通之。是學問之道，思為貴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克念作

聖。孔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是聖人之德，亦貴其善思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是人之所以為人，亦以其能思也。後儒之無深遠之思，乃以三思為大過，妄哉。然論語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是君子之道，雖以思為貴，而不學聖人之道而思，惟之以為無益，可見也。故君子之道，唯在學聖人之道而已矣。思次之，學問思辨之義，豈不然乎？曰：思曰念，曰懷，皆同義。詩書無識別焉也。慮者，謂心擇可否而行之也。書曰：慮善以動，荀子亦曰：

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此謂情者出自然而慮者
心擇可否而行之也故慮者思之精也有委曲詳悉
意多以處事言之故亦有危懼意然如曰士四十始
任出謀發慮謀以方畧言之慮主我心言之皆心擇
可否而行之義也

謀者有所當為也或為人謀或就人謀皆謂必有所當
為之事而論定其所以處置之方法也如矢子欲謀
及謨明聖有謨訓聖謨洋洋嘉謨嘉猷及出謀皆指
其所處置之術言之孔子曰好謀而成則聖人之貴
術也自後世詐謀詐術之說興而儒者諱言術字遂

務欲說其理以喻人拙哉如曰雖不能盡道術之本
必有率也此以道藝為道術也古不諱術字可見已

心擇可否而行之也故君子思之精也有委曲謀人
意多以處事言之故亦有危懼意然如曰士四十始
任出謀發慮謀以方畧言之慮主我心言之習心
可否而行之義也
謀者有所為也或為人謀或就人請皆謂必有死
為之事而論定其所以處置之方也如死子欲謀
及謀明聖有謀則國治
必存率以死為慮
孫必諸其書以知人

笑渠館藏書



